

戰時的金融問題

駱耕漢著

分類號	561.92
著者號	7753
種次號	

刊特時戰書叢白黑

# 戰時的金融問題

編主瑞俊錢 著漠耕駱

國史館藏書



0075014



國史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售經總店書活生海上

072624

中山  
大學  
圖書館  
藏

九之刊特時戰書叢白黑

# 戰時的金融問題

每冊實價國幣伍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駱耕漠

主編者 錢俊瑞

發行者 黑白叢書社

總經理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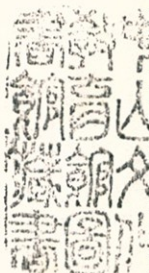
371  
620

四四年度查記(四)

目次

一	導論·····	一
二	建立新的金融中心·····	四
三	存放業務的合理調節·····	八
四	市場通貨的膨脹問題·····	四
五	破壞敵人的金融力量·····	二〇

館育藝化文山中  
 部 究 科



002923

## 導論

現在中華民族已經跨上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它的子孫已經不再苟安、觀望、猜疑和互相傾軋，他們已經不分上下，不分階層，不分黨派而一致地浴血在光榮的抗日戰爭之中了！

那末我們今後的任務將是什麼呢？我們將幹些什麼工作呢？簡單點答復，就是促使這一抗戰走上最澈底的道路和取得最後的勝利！對於這些，我們都確信前途是光明的；不過我們並不忘記，它還需要我們多方去努力和多方去犧牲，否則的話，光明是不會自己輕易跑來的。

現在前方的將士早已獻出他們英勇的身軀，爲國效勞。至於後方的民力和財力雖然也已動員，不過比較起來，不會盡力到的地方畢竟還有許多，這是我

們應該注意和完成的！

金融是經濟的總樞紐，而經濟動員又是目下助成軍事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因此如何安排我們的戰時金融，就成爲當前的一個重大問題。在抗戰爆發以前，各方雖然也言準備，但是失策和忽視的地方依然很多。尤其是因爲在這次全面抗戰之前數日，各方還殘留着猶豫、觀望或懷疑的態度，以致金融方面也和其他方面一樣，有不少問題還待我們事後來考慮和補救。

「一致對外」是目下中華民族解放運動最基本的一個口號，在金融問題上我們也得遵守。過去新式銀行與舊式錢莊之間常有不相協調和互相排擠的現象發生。同時同爲新興的銀行之間又有所謂官商的派別，以及什麼南四行和北四行的對立。現在我們則需要統一和消除各自在金融戰野上的矛盾和傾軋。具體點說，銀行應該協助錢莊，國家銀行應該扶翼一般商業銀行，而錢莊和一般商

業銀行也的確應該尊重國家銀行的合理統制。這樣纔能將各自爲政的割據主義和假公濟私的包辦主義從金融界中驅逐出去，使各項金融問題能夠得到最順利和最迅速的解決。我們希望全國的銀錢業家趕快站在這樣的見地上來共同安排當前的戰時金融！

## 二 建立新的金融中心

全國金融的中心在上海，這是用不着證明的事實。可是自「八一三」滬戰爆發以來，這個中心却成問題了。在過去一個月間，因為財部當局和滬上銀錢界的領袖們善於應付。尤其是憑着「一二八」時代的經驗作迅速的規劃，在金融方面總算安然渡過。不過這次的抗戰和「一二八」時代不同。是持久的全面抗戰，敵人對我們的侵略一定比以往猛烈百倍。報傳日本軍閥企圖用重砲重兵，在上海周圍築成一個鐵環，使整個上海與內地隔絕，變為他們的囊中物（租界亦在內），無疑地這是有根據的。上海的戰事比起南口來，固然是一種牽制性質的戰爭，但是日本軍閥總要努力加強這種牽制作用。所以最近一月來，他們不惜蠻幹到底，一再增援，因為，假使能使整個上海落到他們的掌握



之中，則不但在軍事上可以正面進逼蘇嘉與京杭，就以金融而論，他們也可陷中國於羣龍無首甚至同歸於盡的慘狀之中。譬如目前，吾軍在淞滬一帶還是扼守着優越的陣地，但是上海跟內地在金融上所受的威脅已經相當嚴重。那末，假使上海一隅萬一因軍事關係而稍有進退，則我們所受的打擊，不是更要嚴重嗎？現在各方面已經注意將上海的工業向內地搬移的問題。和這一樣，我們也應努力在上海之外建立新的金融中心，來保證抗戰的最後勝利。

記得五年前汪行政院長在開封聯歡社上解釋國府遷洛的經過的時候，曾經說到國民政府定都在各國軍艦可以自由出入的江邊——南京，是由於「相信別國都有尊重簽約的決心，不會破壞條約，甘爲戎首」，以致結果吃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虧，這可說是一誤。但是淞滬協定簽訂以後，汪院長和我國一部份軍政當局又忘掉過去，又相信日本帝國主義真的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

不惜工本地展開大上海的繁榮計劃，以致現在又吃了大虧，這是再誤。現在賢明的當局已經決心抗戰到底，犧牲到底，已經決心獎勵上海的工商業向內移動，不再迷戀和平的上海了。不過據說還有少數人士，因為不忍自己在滬的銀行，大樓和財產遭受敵軍的轟炸，意想無原則地圖謀上海「中立區」的實現，使上海再塗上一層恥辱。這無疑地將鑄成之誤——不，萬世的罪惡！所以我們要向全滬的銀錢業領袖大聲疾呼，趕快到內地去建立新的金融中心；假使你們之中到今天真的還有因一己的私利，而忘掉整個民族的存亡的敗類，那末你們就得羣起而誅之！

到內地建立新的金融中心，其反面當然不會就是放棄上海，換句話說，我們依然要用最大的力量來維護這塊金融園田。我們曉得，上海過去所以成爲全國唯一的金融中心：是有種種原因的：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它是外資和外商在

華活動的策源地。今後在外匯上以及在外債的償付和接洽上，我們既然還要努力與英美取得密切的聯繫，那末我們又那裏能夠忽視上海這個場所呢？所不同的，只是我們不像以往一樣，將所有的金融活動（如工商業的貸放業務，現金現銀的保管，內債的發行等等）都集中在上海這一隅。事實上戰事延續和擴大以後，中國的對外貿易必然要大大地收縮下去，工商業的活動也一定要偏向或分散到各地去，上海決不能再和過去一樣握着全國經濟的總命脈。所以新的金融中心出現於內地，將來也是一種必然的歸趨；我們現在不過是有意識地促其完成，使國家少受幾分損失而已。最近中、中、交、農四行在各地成立聯合辦事處，調整各地的貼放業務，同時中央銀行又在滇省成立分行。凡此種種設施，除掉應急的作用以外，無疑地也有促使中國的金融權向內展開的意向，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 三 存放業務的合理調節

在眼前這全種面抗戰的時期，在金融方面，我們第一應該注意的是向內地建立新的比較穩固的金融中心；其次我們就該設法使存放業務能夠順利地發展下去或繼續下去。大家都曉得金融業的基本業務是溝通資金的供求關係，金融業對於國民經濟之重要也就在這一點。在抗戰時間，我們假使不能使社會資金的流通網大體上仍照常地存在着，那末整個經濟機構（自金融以至工商）就會呆死和瓦解下來。但是在砲火的威脅之下，資金的往還却極難維持，所以我們必需很快地設法調節。

這次自滬戰爆發以後，財部當即下令全市銀錢業停業二天，開業以後，又嚴格限制存戶提款，這對存戶及一般工商家當然有點不便。可是爲了維護戰時

的金融體系却是極必要的。因為，假使不如此，提款的浪潮一定會把整個金融機構湮沒，至少大批資本的逃亡也會將抗戰的金融基礎削弱。不過老是嚴厲地限制下去，人心也要惶惑起來，至少一般工商業要因金融的停滯而解體。因此，財部以及金融當局又逐漸地將資金之門打開，自九月初起，即開放小額存款，開放內地貼放業。最近還擬開放本埠工商業的貼放，使金融市場慢慢地穩定和暢達起來。按過去一個月的措施看來，財部以及金融當局至少在消極的意義上是盡了調節的功效，以後的任務是如何更在積極的意義上來推進存放業務的開展。

據中國銀行歷年來的營業報告書所載，該行對於存放業務的經營，按其性質和內容看來，大概如左：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個人及團體

五八・二七%

六二・一三%

存款

工商業

三六・三三%

三〇・七三%

政府機關

五・四〇%

七・一四%

放款

其他商業

八〇・〇五%

八〇・三四%

工農業及交通事業

一九・九五%

一九・六六%

國內其他各銀行或錢莊對於存放業務的經營，其內容當然不會和中國銀行完全相同，不過總合起來計算，相差總不致過遠，即：（一）存款方面以來自個人及團體者為最多，佔全額一半以上，工商業次之，約三分之一左右；（二）放款方面，用於商業上的則佔絕對多數（全額百分之八十），用於生產事業上的則為數有限（全額百分之二十許）。我們現在就根據該項估計，對抗戰時期的金融配置提供下列三點意見：

第一、各銀錢業對於原有的個人及團體的存款（除小額者外），提取時除掉在數額上仍次加以限制外，更需防止它向外逃亡（即統制外匯）。假使該項存款提去作興辦國防生產事業之用，則予以種種方便和獎勵。對於工商業存款，主要只需防止其外流。

第二、對於長期巨額存戶（不論原戶或新戶），應設法獎勵，如財部最近分三等獎章，獎勵各界購買救國公債。同時對於故作資本逃亡者，則予以懲罰（滬戰發生前數日，據說資本逃亡竟達七八千萬元，此輩實為民族敗類，應作漢奸查辦）。

第三、我們過去常說中國的銀行資本含有買辦性，即因它常以替代洋行及進出口商人辦理匯劃及金融通貸款為主要業務，而對於國內的生產事業則少注意。這不難從前列放款的百分者中看出。今後銀錢業者應以國家存亡為重，

各自營利爲輕。矯正此種不良傾向，對於工業或農業的貸款（尤其是內地和含有國防性的）則大量放出，政府當局亦應予以援助。好在今後對外貿易將大受挫折，內地的工業只要我們肯努力經營，一定會有發展的前途。

章乃器先生最近關於抗戰時金融問題曾有一段很具體的意見，他說戰時金融，「就商業和農工業的關係來說，自然是農工業的方面要膨脹，而商業方面要緊縮；就沿海口岸和內地的關係來說，自然是內地應該膨脹，而沿海口岸應該緊縮。所以說到農工商業，那情形是更爲複雜，而處置更要精密。比仿雖然我們應該在農業方面膨脹，但也只能鼓勵食糧生產，而不能過分鼓勵旨在供給海外市場的棉花生產，更不能鼓勵鴉片生產。就是糧食，也不能無條件的供給商人以資金，使他們可以大量囤積居奇，而只能在國家管理食糧法令的範圍之內，准予受押。對於工業和礦業的通融，除了依照國防是否必要的條件安排先



後次序以外，還要視其所在地點是否爲安全地帶，而加以區別。甚至一般商品的受押，也不能違此標準。像過去把全國工業集中在上海，把軍需用品也集中在上海，那種狀態，是不能讓它繼續的。〔見九月八日申報時評欄〕章先生這番話說得非常透徹。我們認爲在貼放業務上，一般銀錢業者應該趕快朝着這個目標努力，這不特有助於國防，而且也有助於銀錢業的存放業務在抗戰時期的正常發展。

#### 四 市場通貨的膨脹問題

到了戰時，國家財政就必然要猛烈膨脹。原因很簡單，就是軍事費要比平時增多幾十百倍，其結果自然是開闢新財源、增加稅率、或者發行公債、或者三者同時並進。在這時，金融方面一般就會發生通貨膨脹的反映，即放棄原來的硬幣本位，透過新發的公債以增發不兌現的紙幣，使市面上的籌碼由緊縮而變爲鬆濫；接着自然是物價的上漲和民生的困難。中國財政平時就不平衡，到了眼前這樣持久抗戰的非常時期，無疑地必更支絀。同時在金融方面早已行了新貨幣政策，所以通貨膨脹一層恐怕是極難避免的。但是通貨膨脹對金融是一個搗亂鬼，對於人民亦爲一大負擔，因此它就構成戰時金融的嚴重問題。

最近孫懷仁先生發表一篇抗戰時期之財政（見文化戰線創刊號），說到調

整戰時財政一般有三條路可走：即增租稅、發公債和通貨膨脹。而孫先生則絕對反對採用第三條路，因此他對公債雖然贊成增發，但是不贊成以新債為發行紙幣的基礎。施復亮先生和章乃器先生則贊成適當的膨脹，並認為這是抗戰時期必需採取的手段。我個人則同意後者的主張，理由是這樣，在抗戰時期，軍事費的調撥自以愈速愈妙，而通貨膨脹政策的長處恰巧就在這裏。所以我們是應該加以運用的（我們敵人很早就已利用）。否則，軍事上未失敗，我們倒可能先為財政上的窒礙所拖倒。固然，通貨膨脹有種種弊害，尤其是對於一般人民的生活（孫先生所以不贊成也就為此）。不過為害總比較間接或遲緩一點，而且我們還不難用種種方法來防止。譬如與適當的膨脹通貨同時，政府也必須切實執行富戶救國捐和攤派救國公債等等，一方使財源擴大，減低通貨膨脹的限度，一方使全體國民同負抗敵救國的重擔。再如將來紙幣的發行，由中樞當

局加以全盤和嚴格的統制，堵止通貨的惡性膨脹；同時在財政支出方面，又給以極合理的分配，即如章乃器先生所說的膨脹之中有緊縮，使側重於抗戰。這樣，一般人民也就樂於忍受和維護，通貨膨脹的前途也就不致重蹈往年德國的覆轍了。

在國內一旦實施有限制的通貨膨脹政策以後，對於外匯的統制和穩定，就得加倍努力，這是我們今天應該密切注意的。在這方面，除掉限制非必需品的進口和取締資金的逃亡以外，我們還要盡力促進對英美兩國的邦交，因為它們對於中國的金融有很大的力量，而且也可能給我們以種種援助。過去數月間，孔財長不辭勞瘁地奔波於歐美兩大陸之間，一半也就是爲此，而且據說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功。所以只要我們肯努力，外匯的穩定是有辦法的。

說到通貨膨脹問題，我們現在還不得不附帶談一談最近市上所醞釀的流通

券和商用票的發行問題。我們曉得自滬戰爆發以後，平時工商業的往來自然都突受挫折，再加以銀錢業又限制提款，市面上的籌碼當然難免有不敷之感，大家都希望手中的貨物快點變為活的錢財。因此本市湖社全人就呈請財部發行流通券，綢緞業公會又建議市商會發行商用票。除掉前者行使全國，後者限於本埠這一區別以外，兩者的作用大體上是一樣的，即用以補充三行的新法幣和市面上籌碼的缺乏，使手中握有動產或不動產的，都有機會憑其財產的估價抵借流通券或商用票。至於說流通券和商用票因規定不能購買外匯，含有防止資金逃亡的任務，那恐怕只好算是附帶的理由吧！所以流通券和商用票實際上也是一種通貨膨脹，所不同的只是以動產及不動產為發行基礎，目的不在解決財政困難，而在挽救肩負呆貨的工商業者的厄運。對於這種膨脹，我們認為頗不妥當，理由當然不是說工商家的存貨問題不該要求解決，而在他們解決問題的方

法只顧到本身局部的利益。關於這點，作者在文化戰線第二期上會有一段評論，今引錄在後面：

「以動產及不動產的抵借爲基礎來發行流通券和商用票，對於該項財物的所有主，自然是開了極理想的方便之門，但是對於一般金融的影響是很壞的：第一、是行使市面的貨幣的種類變爲複雜和混亂，使貨幣統制更形困難；第二、該項代用貨幣會因它的發行基礎（即動產及不動產）的呆滯及估價上的變動而遺禍一般人民。所以問題之合理和真正的解決，不在想法多發行一些種類的貨幣，而在大家來共同維護法幣的信用，和協助中、中、交三行來擔負起廣泛的貼放業務，同時更重要的還在有錢人多發揮一點犧牲精神，使新的工商業能在比較安全的內地成長繁盛起來，使問題得到它本身的解決。

對於作者這一批評，九月十五日中華日報前鋒欄內會有一段表示異議的文章，說我所持的理由並不充分，因爲在該文作者看來，貨幣種類能統一更好，不過爲了特殊關係，暫緩統一也不礙；同時他又認爲只要抵借時審慎，發行商

用票是不會遺禍他人的，何況在他看來，商用票又只是用來應付穀物的收買呢？其實，假使真的是爲了秋收的季節性這一點點特殊情形，我們又何必多此麻煩，使幣制紛歧和緩一步統一呢？我們爲什麼不直截了當地督促各銀行（尤其是農民銀行）擴大農產放款呢？很明顯，問題並不單純。所以作者始終認爲地方性的商用票也和流通券一樣，還是不發行的好。此外該文作者又說我所提出的辦法，只是「深謀遠慮」，無補實際；其實，我們也只好那樣幹，因爲便宜貨大多終是要不得的。

最近財部對於流通券和商用票已經表示無需發行，同時在另一方面又正在設法獎勵上海的廠家向內地遷移，這真可謂針對問題的解救辦法。

## 五 如何破壞敵人的金融力量

以上所說三點，只就中國金融本身出發，來維護自己戰時的金融壁壘和健全自己戰時的金融力量。不過今天既是敵我生死搏鬥的關頭，我們就必得再進一步予敵人的金融機構以致命的打擊。固然，在金融方面，我們也是處於落後的地位，不能給它以積極的威脅，如收回貸款，拋售日債等等，但是我們依然可以運用强有力的消極辦法，例如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財產和取消一切日債。據一般估計，日本對華投資（包括金融業及其他部門），除開天津，北平，東三省三處的，因在日本軍閥控制之下，一時無法沒收外，其他在上海的一萬三千餘萬日金，山東各地的二萬萬日金，漢口，華南各地的四千餘萬日金，我們都可立即查封，作為抗敵資金。此外中國政府所欠的日債，據說一共有四



萬六千餘萬日金（其中如庚款餘額約五千萬日金，就是每年按期攤付的）。我們也可移來作抗敵軍費。這樣，一面是削弱敵人的金融力量，一面就是增加自己的財力，收效是雙倍的。爲了安排戰時金融以制勝敵人，我們千萬不能放過這點。最近上海市商會已經有見於此，主張立即停付日債，以報答暴日在華轟炸難民，封鎖海岸等等殘酷無禮的行爲。各方輿論也竭力主張，這確是值得政府採納的。據報載八月份的庚子賠款（日本部份），政府已經交付，這當然追不回来了，以後對於這位殘暴的敵人，我們希望不要再留半點情面，而應該痛痛快快地給它以最大的打擊！

＊

＊

＊

＊

金融是經濟的總樞紐，而經濟又是決定戰事勝負的重要條件之一，這在本文開頭就說過了。現在敵人對我已猛烈進攻，在華北則企圖深入晉綏，在上海

則一再增援，企圖迅速結束戰事，前途究竟如何，就看我們在各方面如何努力了！我們熱望全國上下，特別是全國的銀錢業家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偉大精神之下，趕快完成上述四項工作，使我們的金融壁壘也和前方英勇的將士以血肉築成的陣地一樣鞏固，來保證全面抗戰之最後的勝利！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

類 碼 371/690

卷 號

登錄號碼 002923

備 註

中山文化教育館藏書

77. 2. 11

書 碼

561.928/7753

CALL NO.

登錄號

72624

ACCESSION NO.

國史館圖書

74. 4. 10,000

國史館藏書



0075014